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十二回 助資斧努力前途 質嫁衣傷心廉吏

卻說上回書講到博知府撤任，省憲又委了新官，前來管理這安順一府之事。這位新官，或是慈祥愷惻，叫人感恩，或是暴厲恣睢，叫人畏懼，做書的人，都不暇細表。單說教士自從聽了劉伯驥之言，把他同學孔君明等十一人，從府監裡要了出來，就在府衙前面小客棧裡住了些時。博知府兩次三番前來索討，甚至饋送禮物，哀詞懇求，無奈教士執定不允，然而這些人久住城廂，若是離了洋人，保不定何時就要禍生不測。所以教士力勸他們出門遊學，暫且躲避幾時，等他年此案瓦解冰消，再行回裡。劉伯驥、孫君明等一千人，都是有志之士，也想趁此出門閱歷一番，以為增長學識地步。而且故鄉不可久居，捨此更無自由快樂之一日。因此，俱以教士之言為是。教士見了，也甚歡喜，立刻催促他們整頓行裝，預備就道。其時各家的親戚，有幾個膽子大的，曉得有洋人保護，決無妨礙，也都前來探視，有的幫襯些銀兩，有的資助些衣服，有的饋送些書籍，十二個人當中，倒有八九個人幫忙，其餘三四個，雖是少親無靠，卻由教士資助些銀兩，以作旅費，也可衣食無憂。因此，他們多人，俱各安心出門，並無他意。

又過了幾日，教士遂同他們起身，一路曉行夜宿，遇水登舟，遇陸起早，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長沙地面。教士將他們安頓在客棧中，自己去到城裡打聽，又會見省裡的教士，說起現在省憲，已有文書下去，將傳某人撤任，另換新官。教士聞言大喜，立刻回棧通知了眾人，眾人自然也是高興。有兩個初次出門，思家念切，便想住在長沙候信，口稱倘能就此無事，再過兩日，便可回家，省得路遠山遙，受此一番辛苦。教士聽了，尚未開言，幸虧孔君明生有強性，乃是個磊磊落落想做事業的人，聽了此言，不以為然，便發話道：「諸君此言差矣！教士某君，救我等於虎口之中，又不憚跋涉長途，送我們至萬國通商文明之地，好叫我等增長智識，以為他日建立功業之基礎。他這一片苦心，實堪欽敬，今諸君不勉圖進步，忽然半途而廢起來，不但對不住某君，而且亦自暴自棄太甚！還有一說，諸君以為舊官撤任，更換新官，新官決以舊任為不然，必處處與舊任為反對，凡舊任所做之事，一概推倒，因此諸君敢大著膽子回去。然而中國事情，我早一眼看破，新官即使不來追究我們的事，然而案未註銷，名字猶在裡面，所有地方上的青皮無賴，以及衙門前的合役刁書，皆可以前來訛詐。我們若要平安，除非化錢買放。我們的銀錢有限，他們的欲壑難填，必至天荊地棘，一步難行。諸君到了此時，再想到小弟的話，只怕已經嫌遲了！」眾人聽了他言，一齊默默無語。教士連連拍手道：「孔先生的話一點兒也不錯，我就是這個意思。」劉伯驥也幫著，著實附和，勸大眾不可三心兩意。眾人無可說得，只得點首允從。

又過了兩天，仍舊一同起身，不多幾日，到得武昌。武昌乃是湖廣總督駐節之地，總督統轄兩省，上馬治軍，下馬治民，正合著古節度使的體制。隔江便是漢口。近數十年來萬國通商，漢口地方亦就開作各國租界，凡在長江一帶行走的火輪船，下水以上海為盡頭，上水即以漢口為盡頭，從此漢口地方，遂成為南北各省大道。其時雖未開築鐵路，論起水碼頭來，除掉上海，也就數一數二了。因之，中外商人到這裡做買賣的，卻很不少。各國又派有領事，來此駐紮，以便專辦交涉事件，並管理本國商民。至於武昌地面，因這位總督大人很講求新法，頗思為民興利，從他到任，七八年，紡紗局也有了，槍炮廠也有了，講洋務的講洋務，講農功的講農功，文有文學堂，武有武學堂，水師有水師學堂，陸軍有陸軍學堂，以至編書的、做報的，大大小小事情，他老人家真是乾得不少。少說，他這人要有一百個心竅，方能當得此任；下餘的人，就是天天拿人參湯來當茶喝，一天也難辦得。但是這位總督大人，人是極開通，而且又極喜歡辦事，實心為國，做了幾十年的官，只知拿大捧銀子給人家去用，自從總督衙門起，以至各學堂、各局所，凡稍有聲望、稍有學問的人，他都搜羅到他手下，出了錢養活。

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官，依然是兩袖清風，一塵不染。有年十二月初，他的養廉銀子，連著俸銀，早經用盡，等到過年，他還有許多正用，未曾開銷。生來手筆又大，從不會錙銖較量的，又念自己的位分大了，無處可以借貸，盤算幾日，一籌莫展。

虧得太太富有妝奩，便親自跑到上房，同太太商量，要問他借八隻衣箱，前去質當。太太道：「人家做官是拿進兩個，像你做官，竟是越作越窮，衣箱進了當，那裡還有出來的日子？再過兩年，勢必至寸草俱無。我勸你不如早告病還家，或者還有碗飯吃，我也不想享你做官的榮華富貴了。」太太說罷，止不住撲籟籟淚下。總督大人見了，只得悶坐一旁，做聲不得。

後見太太住了哭，他又上來軟語哀求。太太歎一口氣道：「你偌大一個官，職居一品，地轄兩湖，怎麼除了我這一點點破嫁妝，此外竟其一無法想？我曉得這兩隻衣箱，今天不送進當舖，你今天的飯一定吃不下去。來，來，來！快拿鑰匙去開門，要多少盡你去搬，早晚把我這點折登盡了，你也絕了念頭了。」

當時眾丫環得了吩咐，只得取了鑰匙，前去開門，檢取衣箱，交付老爺嚐嚐。這位總督大人，一聽太太應允，立刻堆下笑來，喊了一聲：「人來！」便有七八個戈什，如飛而進。總督大人又吩咐一句：「抬衣箱！」立刻七手八腳，脫衣擦袖，從上房裡抬的抬，扛的扛，頃刻間，把八隻大皮箱拿了去。當下委派出門嚐嚐的一個差官，忙搶一步上來請示，問大人要當多少？

總督道：「此刻有十萬我也不夠，但是八隻衣箱，多恐不能，你去同人家軟商量，當他一萬銀子，至少也得八千，再少便無濟於事了。」差官回道：「大人明鑒！當舖裡規便，一向是當半當半。譬如十個錢的東西，只當五個，當了六個，已經是用情。倘或這櫃上的朝奉，一時看花了眼睛，七個八個，也還當得。如今這八箱子衣服，要當人家八千。果然衣服值錢，莫說八千，就是一萬，人家也要；怕的是人家估著不值，求大人先把箱子開開，看是些什麼衣服再拿去當。」總督道：「我這個也不過半當半借，拿衣箱放在人家做個押頭，橫豎開了年總得贖的，所以我叫你去同人家軟商量。倘若要看了東西，預先估一估值幾個錢，我隨便叫什麼人也就去當了來了，還來勞動你嗎？」差官聽了這話，竟不是嚐嚐頭，明是叫他去當押款。心想就是做押款，也得看貨估價，十個錢押六個錢，也與當典不相上下，不過利錢少些罷了。這個檔口，總督已經叫人取過封條十六張，自己蘸飽墨，一一寫過，又標了朱，叫手下人幫著，一概用十字貼好，然後立逼著這個差官替他去當。差官無奈，只好叫人抬了出去，自己跟在後頭，一路走，一路想。出得轅門，便是當舖。差官叫人把箱子抬進，一隻只貼著封條，又不准人開動。差官同朝奉商量，說明是奉了制台之命，前來當銀八千。朝奉道：「莫說八千，就是一萬我也當給你，但是總得看這東西價錢值不值，才能定局。」差官道：「箱子是大人親自看著封的，誰敢揭他的封？橫豎裡頭是值錢的衣裳，今年當了，明年一定來贖就是了。」朝奉道：「呀呀呼！當舖裡的規矩，就是一根針也得估估看，那有不看東西，不估價錢，可以當得來的？真正呀呀呼！我勸你快走罷。」差官賭氣出來，又走一家，也是如此說。不得已又連連跑了三四家，都是如此說。

差官跑得腿酸，便坐著不動，一定要當，朝奉一定不肯當，兩個人就拌起嘴來。差官仗著帶來的人多，抬箱子的都是親兵，雖然沒有穿號衣褂子，力氣是大的，一聲呼喝，蜂湧而前，就把這朝奉拖出櫃檯，拳足交下。霎時人聲鼎沸，合典的人，都喊著說是強盜來了！差官一聽這話，更加生氣，說道：「你們這些瞎眼的烏龜，還不替我睜開眼睛看看箱子上的封條，可是我們制台大人的不是？你們罵他是強盜，這還了得！不要多講，我們拉他到制台衙門裡去，有什麼說的，當面去回大人！」這差官正在那裡指手划腳的說得高興，旁邊驚動了一位老朝奉，聽說有什麼制台大人的封條，便帶上老花眼鏡，走出櫃檯，踱到箱子跟前仔細一看，果然不錯，連忙擺手叫大家不要吵鬧，有話好講。無奈這差官同朝奉已經扭成一團，朝奉頭上被差官打了一個大窟窿，血流如注，差官臉上，亦被朝奉抓了幾條血痕，因此二人愈加不肯放手。於是典裡的伙計，飛奔告訴了大擋手的。大擋手的道：「制台是皇上家的官，焉有不知王法，可以任性壓制小民的道理？為今之計，無論他是真是假，事情已經鬧得如此，只好拉了去見官。我們開當典的，這兩年也捐苦了，橫一捐，豎一捐，不曉得拿我們當作如何發財，現在還來硬啃我們。我們同了他去見官，講得明白便罷手，講不明白索性關照東家，大家關起門來不做生意。」眾人俱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他這番話，來嚐嚐的差官，亦已聽在耳朵裡，他自己以為是總督大人派出來的，腰把子是硬的，武昌城裡任你是誰，總得讓他三分。現在聽見當舖裡管事要同他去見官，他便一站

就起，一手揮揮衣服，一手拉著那個朝奉的辮子，連說：「很好！很好！我們就一同去回大人！」當下他一個拉了朝奉，眾人圍隨在後，幾個親兵，仍舊抬著衣箱，跟在後面；一同出了當舖，轉灣抹角，走了好幾條街，惹得滿街的人，都停了腳，在兩旁瞧熱鬧；還有些人跟在後頭一路走的。這座當舖，離制台衙門較遠，離武昌府知府衙門卻很近。霎時走到武昌府照壁前面，不提防這當舖裡的人搶前一步，趕進頭門，一路喊冤枉喊了進去。後面的這些人，也就一擁而進。此時差官身不由己，竟被大眾推了進來。差官心上明白，曉得這位府大人是制台大人的門生，斷無幫著外人的道理，因此膽子益壯，挺身而進，毫無顧忌。霎時間驚動了合衙書役，就有人慌忙進去報知二爺，二爺又上去回過知府。知府聽說是督轅差官，因為噹噹與人鬥毆，還當是差官自己的事，並不曉得是總督大人之事，隨即傳諭二爺道：「這種小事情你們就去了了開，那用著這樣的大驚小怪嗎？」二爺道：「這差官是制台派去噹噹的，還有制台的八隻衣箱，現在一齊抬在大堂上。」知府一聽大驚，連連說道：「胡說！制台大人一年有上萬銀子的養廉俸銀，還怕不夠用？就是不夠用，無論那個局子裡提幾萬來，隨便報銷一筆，還要他還嗎？如今說他老人家噹噹，只怕是他手底下的人，借他名字，在外招搖，壓制人家，這倒不可不去查問查問。至於說他老人家要噹噹，他做制台的沒有錢用，我們的官比他差著好幾級，只好天天喝西北風哩。總是你們沒有弄清，快去查明瞭來。」一頓話把二爺說的無可回答，只得出來轉了一轉，又略為問了一問，的確確是制台當的，而且還有新貼的封條為憑，無奈仍舊上去稟復知府。知府道：「制台竟窮的噹噹，這也奇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踱了出來。一踱踱到二堂上，叫衙役們把差官同當舖裡的人替我一塊兒叫上來，等我親自問他們，看看到底是誰噹噹？衙役們奉命，去不多時，把一千人帶了進來。

差官走在前頭，見了知府，是認得的，連忙上去請了一個安，起來站在一旁。當舖裡幾個朝奉，畢竟膽子小，早已跪在地下。知府正要問話，當舖裡的人，只是跪在地下哭訴冤枉。知府大喝一聲道：「慢著！我要問話，不准在這裡瞎鬧，等我問到你再講！」一聲呼喝，當典裡的人不敢作聲。差官便搶前一步，把這事情原原本本詳陳一遍，又說：「這當舖裡的人，眼睛裡沒有我們制台大人，還罵我們制台大人是強盜，標下因此呼喝他兩句是有的。他不服差官呼喝，上來就是一把辮子，因此就扭了起來了。知府道：「別的閒話慢講，怎麼大人要噹噹？」

差官道：「這八個箱子，大人也不知在太太跟前陪了多少小心，說了多少活，太太才答應的。標下來的時候，大人坐在廳上，候標下的回信。現在標下已經出來了三四個鐘頭，又被他們這伙人打了一頓，臉亦抓破，求大人替標下作主。」知府聽了點點頭，丟開差官，就向當舖的人說道：「當不當由你，怎麼平空的亂打人？這就是你們的不是了。」當舖裡朝奉說道：「我的青天大人！他是制台大人派來的老爺，手底下又帶了這許多的人，小的當舖裡人雖多，誰是他的對手？小的們這個當舖，有好幾個東家，當典裡的錢，都是東家的血本。如今他來當這八隻衣箱，果然東西是值錢的，莫說幾千，就是幾萬，也得當給他，小典是將本求利，上門的那個不是主顧？無奈他一味逞蠻，箱子裡的東西又不准看，開口一定要當八千，大人明鑒，小的怎麼好當給他呢？倘或當了去他不來贖，或者箱子裡的東西不值這個數目，將來這個錢，東家要著落在小的們身上賠的。小的一個當伙計的人，如何賠得起呢？不當給他，就拿拳頭打人，現在頭上的疙瘩都打出來了，大人請驗。」知府聽了這話，也似有理，心上盤算了一回，想道：「這事情的的確確是真的鬧出來不體面，總得想個法顧全制台的面子才好。」

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

欲知這武昌府知府想的是什麼兩全之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